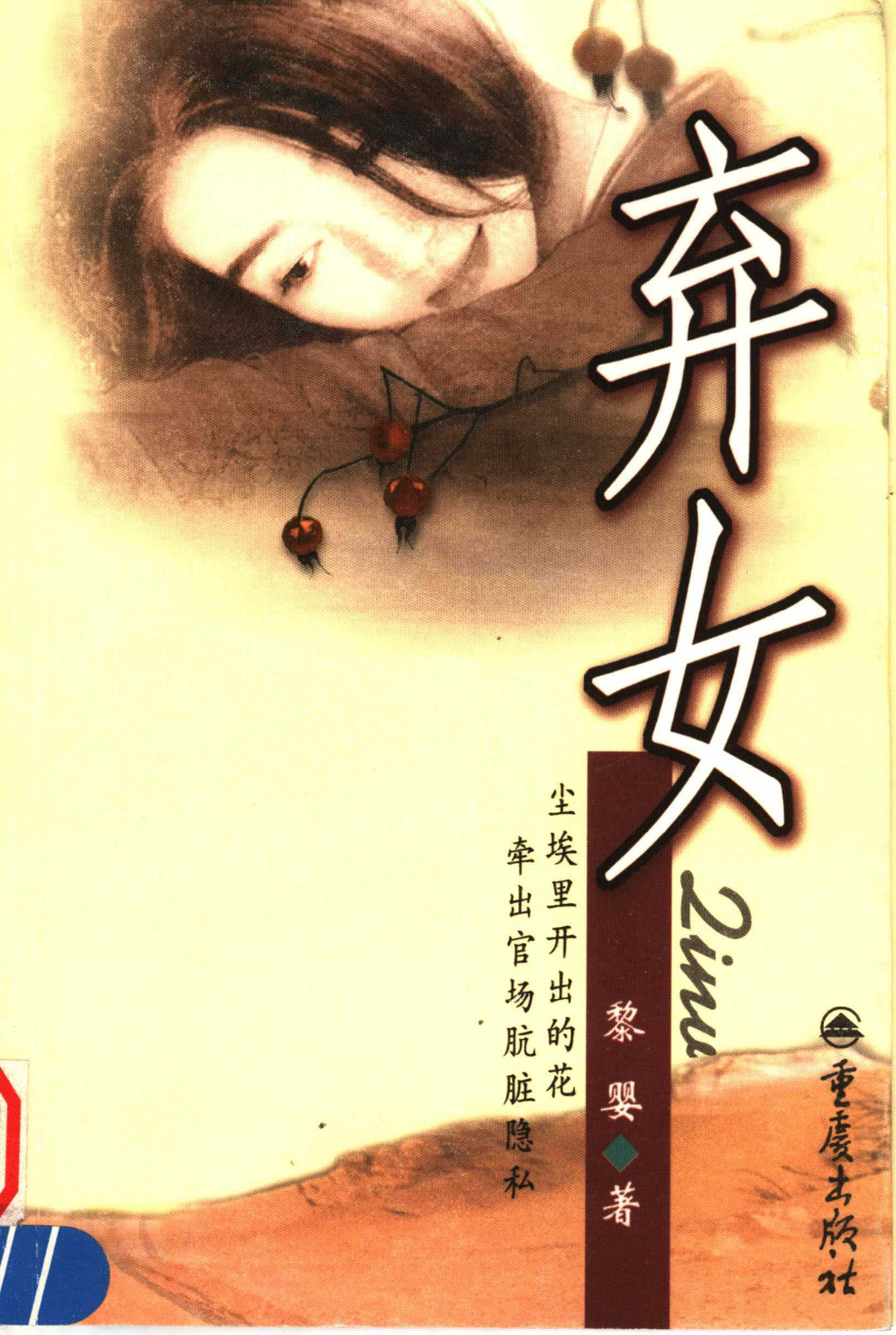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woman's face, looking down with a slight smile, set against a warm, golden-yellow background.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red berries on thin black stems. The title '奔女'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aracters with a black outline, positione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奔女

Linu

黎 嬰 ◆ 著

尘埃里开出的花
牵出官场肮脏隐私

重庆出版社

弃女

黎婴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弃女/黎婴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ISBN-7-5366-7268-3

I. 弃…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211 号

弃 女

黎 婴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 插页 2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1500 册

ISBN-7-5366-7268-3/I · 1240

定价:25.00 元

内容简介

鼠女是哑巴阿娘戚慧良收养的女儿，她和天生、阿丢，都是在垃圾场拾荒长大的一群垃圾人。鼠女天生丽质、美貌非凡，极是清纯善良。为了改变垃圾人的命运，为了给阿娘、阿哥和阿弟挣一个幸福生活，鼠女怀揣着美梦进入隋州城，在阿丹洗浴城当了按摩小姐，成了名满全城的绝色摩女。这个绝色摩女刚刚走进洗浴城，便和年轻的洗浴城老板晁丹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仇纠葛。

天生两次救了洗浴城老板晁丹的“未婚妻”、民政局长的女儿隋缘，并赢得了她的爱情。洗浴城老板晁丹与天生拔刀相向，成为情敌。鼠女为保护哥哥答应了晁丹的婚事，又因涉及到上一辈人肮脏的隐私，被晁丹的母亲设计陷害，险些丢了性命。

1

隋州七月,火伞高张,流金铄石。天如烧,地如烤,偌大的城市弥漫着腾腾的灼人热浪,如一个沸水的蒸笼。

隋州人喜热怕冷。天性里喜欢热,喜欢闹,不热不闹便觉得活得没了味道。任凭老天爷再发威,恨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热瘟了,那老少爷们却照样是穿着大裤衩儿光着大脊梁淌着浑身的汗水珠子走东巷窜西巷,满大街地出溜。尤其喜欢扎堆的地方是那些涮锅城和麻辣烫小店,一扎进了这些地方,便忘记了世间的烦恼忘记了自家的身世忘记了自己的名姓,把那些加足了川椒子的生猛海鲜和尺把长的川粉条子往嘴里那么一塞一出溜,呼呼啦啦呱呱叽叽,硬是吃出一个天昏地暗来,不吃得肚皮放爆不肯罢休。趁着大热天吃那些大热的玩意儿是隋州爷儿们的人生一大快事,绝妙的一种享受。尤其使隋州爷儿们快中添快醉中加醉的享受是在那火辣辣的生猛海鲜之外还有一道更刺激更开胃口的“生猛作料”,这便是那些荤得发腥的市井故事。而这些市井故事是越荤越好越新越好越能把人撩拨得心旌摇荡浑身发痒越好。尤其是如果这些故事都发生在那些达官贵人身上,发生在那些款爷和富翁身上,那更是好上加好。

眼下便有一首荤味十足生猛撩人的民谣被当成麻辣故事在几乎所有的涮锅城和麻辣烫小店里热传着,而且越传越神乎越传越生动越传越有腥臊气,从这些不上档次的小店一直传遍

了隋州城的大街小巷。那民谣是：

城外十里礁，
鼠女成了妖。
嘴里长獠牙，
那里藏着刀。
咬了臊爷的口条子，
咬了款爷的那个鸟。
哎哟哟，
为了一夜好滋味，
咱情愿断了口条了，
咱情愿从此没了鸟。

这首民谣是何人所著何人所为谁也不晓得。但凭这民谣的俚俗性口语性生动性而言，恐怕“造谣”者不是一般的种地人打工人，至少也是读过几年书腹中有那么两瓶子墨水的三流秀才之类。

这民谣很直白很好懂，全是隋州当地人的口语。所谓十里礁，是指隋州城南郊外的一个大十字路口。所谓臊爷，是指那些嫖娼的爷儿们玩色的公子哥们儿。所谓款爷，是指那些有钱的男人。所谓口条，是指人的舌头。所谓“鸟”，这几乎是国人们人人明白的通用语，自然不必赘释。“造谣”者虽然粗俗但却仍然不失委婉，该粗则粗该雅则雅，缘于对姐妹们的人格尊重，把那个不堪言表的字眼用“那里”来代之，而“那里”是哪里，几乎又是咱国人约定俗成的一种特定用语，老爷爷儿们当然是心知肚明绝对摸不错地方，自然又是不必赘释。

随着这民谣的热播，整个的隋州城发了疯。一时间，大街小

巷工厂学校机关大院集贸市场，到处都有扎堆的人到处都有听谣的人到处都有凑热闹的人。无数的好事精们都在眉飞色舞地喷着唾沫星子有声有色地演绎着那首民谣的精彩之处。

“咦，乖乖哩，你们没有看见呀，那女人是真叫俊，蛮了顶的俊呀！地道的天下第一色呀，啧啧……”一个演绎者赤红着脸，嘴角垂着三尺三寸长的哈拉子，像个赤脚神汉似的演讲着。他说的那个“蛮了顶”是隋州土话，意思是盖顶了，到头了，没比了。

“你见了么？”听众之一问。

“那是能随便见的么？老子一没权二没钱，咱有那个福分呀？”演讲者答。

“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哩？”

“咱有个邻居，叫烧不熟，这些年做生意发了大财，人家不仅见过，还被咬过哩。”

“咬的什么哩？口条子还是鸡子哩？”

“人家是款爷，咬的当然是鸡子哩。”

“咦，我的乖乖，那是啥滋味哩？那玩意儿当真咬断了么？咬成了半截子么？”

“你个二尿傻得发呆。你问那么详细弄啥？也想去叫她咬咬哩？”

“咱是可怜那货哩。他是咋耍弄的，怎么就会叫人咬了那玩意儿？”

“咋耍弄的？你管人家咋耍弄的哩？等你儿子挣了大钱，你亲自去耍弄耍弄试试么，现在干急个鸡子哩。”

“哈哈……”众人疯笑。

“快说哩，再说说那咬口条子的，这你又是咋知道的？”“这天底下有啥咱不知道的哩？咱有个侄子在政府里当科长哩。他

亲口跟咱说的哩。”

“咋说的哩？快些讲么。”

“哈哈，看你个傻尿，口水流得比鸟水还多哩。咱再给你讲，你那二哥立马就要大崩漏哩。”

哈哈……众人发疯地笑。

“咱那侄子说，他那个局长是个五色鬼。一听说天下竟有这等美女，揣上二百块钱直奔那十里礁而去。那五色鬼一见那鼠女的面，立时三魂飞了一对半。当下二话不说就慌着掏鸡子，掏出那鸡子硬邦邦地就要往里塞……”

“往哪塞？是上头还是下头？”

“真是个傻尿哩，又不是塞你，你管是上头还是下头哩？问那么详细干啥哩？”

“好好好，不问了不问了，快说，后头怎么了？后头……”

“只听咔嚓一声响……”卖起了关子，没了下文。

“咋地了？断了么？口条子还是鸡巴子？”

“哈哈……看看你，说你二尿就是二尿哩，你那么当真做啥哩？非要把人家局长的鸡子咬下来？真把鸡子咬掉了，人家还当个啥鸡巴局长哩？叫个半截子局长？哈哈……”

哈哈哈哈哈。众人又疯又癫了。

以上仅仅是一个版本。

同一个故事，从无数的人嘴里讲出来，便有着无数的版本。同一首民谣，经了无数人的演绎，便生出了无数的是非故事。但是无论有多少版本，无论有多少演绎，其基本情节却是大致趋同的，那就是说隋州城外十里礁出了个让老天都佩服的美人叫鼠女。那鼠女不光好看而且非常厉害，不少的官人被她咬了口条子，不少的有钱人被她咬了鸟。

民谣这东西是民间作品，可信可不信，信与不信当然全由

你自己。不过，一个民间作品，能够在一夜之间引起如此掀天般的轰动，其真其假实在不是三言两语便能断定的。

隋州城是个既有山又有水的很有山水特色的城市。由城东往城西，横亘着燕子山的几个主要山峰。从山底到山巅满山的苍翠满山的绿。燕子山脚下是河面阔达二百余米的大青河。那大青河与这燕子山相依相偎亲密无间，燕子山往哪里走那河水便往哪里流。好一派绿水围着青山转的绝妙景观。隋州城中心区有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叫做吉祥大道。大道东端有一座横跨大青河的钢筋水泥骨架大桥，叫做永安大桥。永安大桥下那阔大的水面虽然有些污浊，但却依然是波光粼粼浩浩荡荡，颇有一股灵动的气势。南来北往的帆船和机动小驳船，不时地斩破水面，划破倒映在水中的山影。这粼粼的波光、蒙蒙的水气，再点缀上如影如鸿的小驳船，便构成了一幅韵味十足的灵境缥缈的风景，为这不大的隋州城平添了一番妩媚。

永安大桥北头引桥下，紧傍着燕子山主峰的一个向阳坡上，有一座青砖青瓦飞檐高挑的三层小楼。这小楼的架构格式颇为古典，很有民俗味。小楼虽然略显古旧，但却经过了现代色彩的刻意改造。高高的石砌楼基之上的外墙墙体全被粉刷成亮目的乳白色。临水向阳的通透连廊全是落地式的大玻璃移动门。三楼顶部是用霓虹灯串起来的几个颇为醒目的招牌大字——阿丹洗浴城。洗浴城正门有一个阔大的庭院，这庭院其实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泊车场。直对着泊车场的洗浴城大门装修得富丽堂皇别具一格。

洗浴城三楼分别是临水酒吧、茶坊、咖啡屋、健身屋、棋牌屋、休息室。一楼是洗浴城的中心。在这里，大都市里的那些时尚新潮的自然浴、光波浴、花瓣浴、药浴、大型冲浪浴等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二楼是按摩保健中心。东头的大厅是有二十多

个床位的普通按摩保健室,是专供那些低档次消费者用的。除大厅而外还有八个装修豪华的雅屋,这雅屋是专供高档消费者按摩享用的。这八个雅屋,分别有暗廊与一楼的高档洗浴室相连接。高档消费者们从高档洗浴室通过暗廊可以直接进入各自需要的雅屋,与那些大厅里的低档消费者全然隔离,谁也不见谁的面。

这座颇有规模的时尚洗浴城的主人叫晁丹,昵称阿丹。

几年前,不满二十岁的阿丹高中肄业,从此和学校大门绝了缘。在父亲的操办下,投资数百万元,买下了这座小楼,开办了这个洗浴城。因为设施档次高,又占尽了天时地利,这洗浴城的生意从一开张便惊人地火爆。一时间成为隋州城达官贵人们趋之若鹜的享乐园。不过三四年的光景,不仅置业投入的数百万元全部收回,而且利润年年攀高,年增幅达到了两位数。成为隋州民营企业的一颗地道的明星。

晁丹其人,胖胖墩墩,从头到脚,往最高处说不超过一米六零。用当今女孩子们的品评标准,是个地地道道的残次品。个头虽然不高,那脑袋却是不小。硕大的脑袋紧扣在肥硕的身躯上部,看去浑然颇似一个倭瓜和一个鼓腰冬瓜搞了个瓜对瓜的嫁接。面盆似的大圆脸上错落着一双死鱼眼,一个马鞍鼻子和两扇招风耳。油兮兮的两片厚嘴唇胡乱包着两排生着黄锈的乱牙。

这小子长相虽然有些不入流不上档,但却实实在在地是个人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名满校园的混子,除了擅长打架再也没半点优点。不是今天打落了张三的门牙,就是明天打瞎了麻五的眼睛,真是个人见人愁鬼见鬼怕的角色。别看这呆佬子学业上不去,那嘴巴子倒是十分的厉害。能侃能喷又能吹,能说没边没沿的大话,而且说假话的本事绝对胜过说真话。当然喽,

这些长长短短都是些当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现如今的晁丹，已经成了洗浴城老板的晁丹，当然是今非昔比另有气象了。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年纪轻轻的百万富翁如今又在演绎着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且容慢慢道来。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却说这隋州城一夜之间如满天的飞蝗一般传播开来的那首民谣，一字不拉地灌进了晁丹的耳朵，满大街的那些乱尿扯的黄故事又被他的贴身保镖于虎加油添醋地向他汇报了一番，当时就把个晁丹听惊了。

“好啊！真他妈的太好了！”刚听完了于虎的演绎故事，晁丹一巴掌拍在了板台上，猛地一声喊了起来。

于虎被主子的这一声叫唤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问道：“晁老板，您老的意思是……”

“走！去十里礁！瞅瞅那个鼠女去！”晁丹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于虎疑惑地问道：“老板，去那里干什么？”

“傻鸟！你说干什么？我晁阿丹的好生意来了！懂不懂？走走，立马就去！”

“晁老板，你去找她？那女人的名气可是臭得很哪。又咬人家的口条子，又咬人家的鸡巴子，你把她弄过来，不是要砸自家的饭碗呀？”这于虎似乎明白了主子的意思，赔出小心提醒着这位比自己还小个两三岁的主子，颇是一副孝敬相。这呆佬子原是隋州城出了名的青皮光棍。三天两头在大街上寻衅闹事，瞅着哪个不顺眼了说动拳脚就动拳脚，说动刀子就动刀子。市人畏之如虎，一提起这厮无不咬得牙根子疼。一则是恨他不做人，有心要咒他，二则是隋州土语“于”“夜”不分，因此便送了这小子一个绰号——夜壶。两年前晁丹看上了这块料，把他招到了自己门下，月月给他千把块钱，一则让他守门护院，二则让

他给自己做贴身保镖。这小子没料到自己三生有幸遇上了贵人,对晁老板真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伺候主子比伺候自家的爹娘还尽心。

二话不说,这晁丹带着夜壶,当下就开着自家的宝马车,直奔城外十里礁。

隋州城南郊外的乱冈子下,有个两条公路交错而成的大十字路口。这个大十字路口便是隋州人无人不知的十里礁。十里礁四周的冈坡上有几家小小的农家饭店,全是些架着煤火灶支着四方桌专卖隋州当地面食的小店面。路北的大冈子上有一个三间老屋的小店面,店面虽小字号却是不小,叫做孙二娘大酒店。这个孙二娘大酒店便是那名扬隋州城的绝色美女鼠女的藏身阁。

晁丹把宝马车停在冈坡下,举目张望着,一眼便看见了那孙二娘大酒店的招牌,二话不说便朝冈上走来。

孙二娘大酒店门外是用竹木棍条做栅栏围起来的一个不小的院子。院子里的大榕树下摆有几张破旧的木桌竹桌和竹木板凳。三五个路过的司机,一个个净赤着大膀子,挥着破芭蕉扇,正在围着饭桌呼呼噜噜地往嘴里出溜着竹筷子粗细的隋州老面。那个尽情和恣肆的样子颇显潇洒快活。一个面目黧黑而粗糙的农家妇女正在殷勤地招呼着进进出出的客人。那女人虽是粗糙,但那打扮却也颇有讲究。胖大的上躯紧绷着一件无袖丝绸衫。两个腋下裸露着乱糟糟的腋毛。原生态的粗大的蚕眉被悉数剃尽,青紫的眉廓上描着又黑又细的眉线。两片厚实的大嘴唇肆无忌惮地涂抹着油亮鲜艳的红油彩,那个刻意修整出来的雅相,让人实在不忍目睹。这位半老女人姓孙,向以孙二娘自比。因此便把自家的店面标上了孙二娘的大号。

那晁丹进了院子。一双死鱼眼迫不及待地四下张望着,有

心要一眼便把那鼠女“挖”出来。

“老板，是吃面哩还是吃酒？”那孙二娘笑吟吟地迎了上来，热热乎乎地招呼着晁丹主仆二人。

“这外头太热乎。屋里有空调么？”晁丹一边说着一边向老屋张望着。

“空调倒是没有，只是那屋里要比这场院凉爽一些。老板，那就进屋坐哩！”孙二娘一看来人的衣着打扮，知道非是一般的主儿，忙把晁丹主仆往屋里引。

晁丹和夜壶进了堂屋。

堂屋里杂乱地摆着几张桌子。屋后是个简陋的厨屋。那浓烈呛人的油烟味从厨屋溢进堂屋，把个堂屋弥漫得烟缭雾绕。

晁丹紧皱着眉头，东瞅瞅西瞅瞅，有些耐不住心性了。“你是孙老板？”

“不敢当，什么老板哩，俺也就是个卖老面的哩。”

晁丹在板凳上坐了下来，直瞅着那孙二娘问：“你这里的老面荤素不分呀？”他开始用江湖话往正题上扯了。

“这位老板，不瞒你说，俺这店哩大白天里全是素面哩。”顿了顿，斜眼瞅着晁丹的神态，对来人的意思已了然于心，压低了声音神秘秘地说道：“要吃荤面，那要等瞎晚哩。要是瞎晚吃面哩，也讲究个三六九的档次哩，只看老板出什么价码哩。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哩，嘿嘿……”孙二娘笑吟吟地看着晁丹，用黑话接上了江湖话，那眼里分明地溢出了淫邪味儿。“在这里吃，还是带走了吃，也还有个区别哩，全看老板出的价码哩。”

“你那荤面有几多牌子？”晁丹问，猛抽了几口三五烟，咳了咳嗓子，呸地一声把一口浓痰吐在了地上。

“只有一个牌子哩。”孙二娘嬉笑着应答。

“什么牌子？”晁丹问，又吐了一口痰。

“鼠女！”孙二娘瞅了瞅屋外，关了屋门，神秘地咬着晁丹的耳朵加了一句，“二八鼠仔，嫩得发青哩。”

“在这里吃，什么价？”

“不贵哩，一张老人头票。”

“带回去吃，什么价？”

“也不贵哩，一天一夜五根条子哩。”孙二娘晃着一个巴掌比画着。

“五百块？你可真敢闹呀。什么样的货色敢开这个海口？”

“见了真人不说假话。老板，鸡窝里养鸡，梧桐上落凤。货色怎么样，信眼不信耳哩，你只要瞧上一眼就全晓得了。”

“货在哪里？”

“就在那里头。”孙二娘一指西屋。那西屋的木门紧掩着。

“那就先看货吧。”晁丹站起身来，说着便要去推那木门。

“慢着慢着。老板，咱这店里有规矩哩，要看货，先得交五十块的定金哩，用不用都要交哩。”

晁丹哈哈一笑：“好啊，真他妈的精怪哩，没想到这么个土窝里还有这么会做生意的人物哩！夜壶，给她。”

那夜壶遵从着主子的指示，掏出五十块钱甩给女老板。

女老板接过钱，笑嘻嘻地揣进衣兜里，伸手拍了拍西屋那扇紧扣的木门。

木门吱扭一声拉开了。

孙二娘对晁丹说：“老板，请哩。不过俺可把话说在头里，这五十块钱是只兴动眼不兴动手哩。一动了手就要出整价哩。”

随着木门的拉开，西屋里唰地一下子洒出一片亮晃晃的光来。原来这西屋是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屋里头竟然亮着一个大灯泡。就着那明晃晃的灯光，晁丹一只脚刚刚跨了进去，便大惊失色地发出一声“哎哟”来。那一双死鱼眼顿时流光溢彩光芒四

射，浑身如同遭了电击一般。两片油腻的大嘴唇上下一开，顿时咧成了半个瓢，半天没有合得拢。

你道这晁丹哎哟个什么？说来很是简单，因为就着那明晃晃的灯光，他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凡世间的女人，而活生生是一个由天上飘落尘世的绝色天仙呀。

那鼠女究竟是何等的美艳？有道是：玉肌柔柔有若无，纤腰袅娜三月柳。眉扫春山蹙中媚，眸横秋水云雨愁。真个是玫瑰润雪，粉莲沾露，梨花带雨，桃花含羞。说不尽的风情万种，道不尽的万般妖冶。你且说，面对着如此一个狐仙般的倾城绝色，那年纪轻轻春火正旺的百万小富翁能不惊呼么？

这晁丹被眼前的绝色惊了个浑身发酥魂魄脱壳，愣怔了半晌，竟然二话不说，立马就要带那鼠女走人。却被那紧随身后的孙二娘一摆手拦下了。那孙二娘悄声地对晁丹说，要把人接走，必须于天光抹黑之后方可，因为要遮挡一下路人的耳目。

晁丹看了看手表，不过才傍晚六点半来钟，离那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不免有些心焦生气，心里骂道：你这里的物件已经传遍了隋州城，谁人不晓哪个不知，你他妈的给我装什么神秘？但因有求于人，再心焦也不好坏了人家的规矩，于是便坐在那堂屋里喝山茶泡时间，一直熬到天光抹了黑，趁院子里没有了吃面的客人，给孙二娘放下五百块钱，带着那鼠女下了山冈子，进了宝马轿车，不过三十分钟的光景，便把这鼠女带回了洗浴城。

总经理室里。晁丹会见着鼠女。

“你叫鼠女？”晁丹看着呆坐在沙发上的有些拘谨的鼠女，明知故问。

鼠女点点头。

“大名叫什么？”晁丹又问。

“鼠女。”鼠女淡然应答。

“那你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鼠女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静静地看着对面的这个男人，那目光里是防贼似的警觉。她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世。她之所以只报出“鼠女”这个名讳，而不告诉晁丹她的学名叫戚天女，一则是觉着哥哥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太主贵，她现在还不配用，等她混出了模样的时候才能用。在家里从来没人叫她天女，哥哥偶尔喊她一声，她听着非常不习惯，总觉着那不是叫她而是在叫别人。二则呢，她觉着自己生就的垃圾人，垃圾人和“鼠女”是最搭配最相称的，叫鼠女听着既顺耳又顺心。她似乎永远只习惯于人家叫她鼠女。

“你今年多大年纪？上过学么？”晁丹跷着二郎腿，瞪大了死鱼眼，颇是仔细地欣赏着鼠女。问了这句话，突然觉着嗓子眼里奇痒，猛地咳了几声，把一口浓痰呸地一声吐出了窗外。

鼠女没有回声，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长相不太雅观的青年男人，不知他絮絮叨叨地问这些闲话干什么。

“你不是隋州当地人吧？”晁丹再问。觉着这个水仙花般灵秀的奇女孩很有些古怪。她那个看人的眼神，那双如水般冷静的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流露的眼睛，总给人以一种幽狐般神秘的怪异感。

鼠女依然无语，只是默然地看着他，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发问。

“家里有什么人？爹娘是做什么的？有兄弟姐妹们么？”晁丹急于要撬开她的口，连声地问道。语速虽是徐缓，却已经带出了几分焦躁。这个见惯了多少美女靓妹的年轻老板被面前这个具有木雕般的定力的女子搅得有些火气攻心了。

鼠女有些不耐烦了。冷冷地站了起来，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你叫我来做什么？要是没有事的话，我就走了。”

“不是不是，我不是叫你来做什么的。你坐下，坐下。”晁丹知道鼠女误解了他，赶紧好言好语地劝住了鼠女。

鼠女重新坐在了沙发上。

“鼠女，我叫晁丹。是这个洗浴城的老板。”晁丹起身走向饮水机，接了一纸杯纯净水，递给鼠女。“我今天接你来，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招聘你，叫你到这里打工哩。”晁丹笑嘻嘻的，小心翼翼地看着鼠女，话语之中透着客气。

鼠女的脸色有了变化。但却依然沉静地坐在那里，那眼神里的警觉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这个洗浴城是隋州城最好的洗浴城。生意非常火。我是想聘你来这里做工的。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来？”晁丹顿了顿，观察着鼠女脸上的变化。他发现，他的这番话好像起了作用，绝色女孩的眼里悄然地闪过一丝惊喜。

“如果你愿意来的话，你想做什么都行哩。做按摩师、足疗保健师都可以，做吧台小姐也行，任你选了。不论你做什么，我每个月都给你两千块钱的薪水，另外还有奖金。”晁丹又顿了顿，有意地再次观察着鼠女。他发现他的这几句话的效力十分明显。尤其是说到那每月两千块钱的薪水时，鼠女那冷漠而呆滞的眼神里闪出了喜从天降般的惊异。

“只要你做得好，以后还可以让你做领班小姐，做业务经理。只要做了业务经理，你一个月的薪水就是三千块！”

晁丹从她的眼神里看了出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这一番话，彻底地俘虏了这个冷漠而怪异的女孩子的心。她的惊喜和兴奋已经不加掩饰地从眼睛里流露出来了。

鼠女惊异地看着晁丹，突然开了口：“你说的可是真的？”